

少一些“读万卷书，赋万首诗，算称名士”的功利，多一点“供一瓶花，留一窗月，如对美人”的随性

闲敲棋子落灯花

□孙洪

做代课老师的舅长我10岁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无业，我无学。初通围棋的他好为人师，教我摆上了围棋。教时无棋，竟在象棋盘上“拈”象棋子围地。几分钟下一盘，快乐得不行。

围棋人称“木野狐”，喻其迷人之状。哪知偶上它一站就是40余年，且历久弥深，沉溺不拔。

在莞南山区当兵那会儿，参加部队篮球集训，汗水淋漓之余，邀队员到青山秀水河洞旁，挑拣状如粒子的黑白鹅卵石，铺板上摊开用直尺、墨水比画的白纸棋盘，我教会了几个四肢发达、溢竽充数的陪练“棋友”，打发着闲暇时光，享受着杀“屎棋”而取乐的满足。

以棋会友，弈棋识人。素昧平生，纹枰对坐，不言一声，不书半字，只拈子敲盘，即可手谈之，

中见风云，落子当下数高低。如果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，那么“棋友往来轻似云”。下棋全神贯注，棋毕复盘得失，不欢拂袖而去。常见局开翩翩而来，终局棋入升天，棋枰光净，棋人散去，似烟如云，恍若仙境。参加市运动会，对弈时只望棋局，不顾对手，相向对坐几小时，事后竟不识对面所坐何人。

与棋坛风云人物有过交道（称不上交往），李昌镐合影挽一袭衣的谦恭淡定，王汝南授子指导哼着小曲的洒脱，华以刚交谈的睿智风趣，曹大元的沉稳机智，朴文垚询问我“段位”的一脸真诚，徐莹挥洒之中的美丽，廖桂永口讷千言、手快如风的摆棋，容坚行奔走社会、俨然运动家的风范，陈志刚谈笑若定、敦厚平民的做法，以及嗜棋如命、胜败欣然的足

球宿将容志行快棋快意的豪迈，等等。这些职业家的身影、手势、言谈、举止、品貌、风骨，都深深印在脑海，令我高山仰止。

人生不能游戏，但人类又少不了游戏。有人说：美久而厌之，美食饱而饱之，美屋习而常之，美车新而代之。而据传是上帝发明的围棋一旦“沾染”，就会一生为伴。终身相守，不离不弃。

诞于夏朝的围棋，千百年来生出了不少名谚，如“博弈之道，贵乎严谨”；“凡敌无事自补者有侵绝之意，弃小不救者有图大之心”；“闹不可太疏，密不可太促”……这些棋中之经，亦乃人中之道，不经意明了些事理。

围棋盘方子圆，规则极简，行序甚易。但围棋高腹边角，黑白变幻，云谲波诡。棋将序始：

面对空枰，子无尊卑，随兴布去，

公开公平；棋至中盘，兵发五路，狼烟四起，将心帅气，披靡无遗；棋临终局，锱铢必较，寸土必争，鸣金收兵，得失自明。此生不弃，诚为憾事。不触围棋，说是枉度半生恐非重言。

“博”讲的是博彩，有运的成分，“弈”说的是布道，论的是挥兵，不说时运，勿言机巧。曾与一幼童比赛，问其几岁？答曰“五岁半”。反问“叔叔你几岁”，吾回：“大你半个世纪。”弈中，数度轻兵冒进，竟致中盘致败，“五岁半”用一小时战胜了“半个世纪”。棋毕，该孩童镇定自若，竟无喜色。我在失意中断想，此童日后必成大器。

时代疾行如风，“闲敲棋子落灯花”的散淡已无多见。置身于众声喧哗之中，人心已很难沉静。带孩子学围棋也要以启智、

请教原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老汝南，怎样提高棋艺？他哈哈一笑，嘱我“业余习棋当以快乐为要”。

诚如斯言。

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。

不烟不酒身体好，晚来睡觉起得早，真服了他，退而不休日夜忙

漫忆岑桑

□文其[新加坡]

人们常说时光飞逝，有些事物会永远消失。可有些人物，在我们记忆中的闪光，哪怕只是一星半点，却永远不会消逝，岑桑就属于这样的人物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在增城乡下务农，一日忽接通知，让我到县城去见省里出版社来的同志。我不过在当时《南方日报》上写了个短篇，自觉不怎么样，凭什么惊动到他们？

到了县委招待所，看到小厅内一位中年人正微笑着向忙于为他斟茶递水的人说：“我不懂品茶的，只会大口大口喝，一下子就一杯，你们都请坐，别忙，我自斟自饮好了。”一面拿过茶壶。他见我进来就问：“是作者吧？我是出版社岑桑，来请你协助我们的工作，请坐请坐。”说着顺手提壶为我斟了一杯茶。

我受宠若惊，呆在那里不知所措。岑桑看出我紧张，微笑了，对大家说：“我最高兴见到作者了，因为没有他们，我就没有工作了。”大家都笑起来。

岑桑的名字在我是如雷灌耳，早在我念高中时，教语文的班主任、刘逸生先生的高足周锡援老师，送给我一本初版的散文集《当你还是一朵花》，说作者谷夫就是我喜欢看的经常在《羊城晚报》副刊上写散文的岑桑，你可拜他为师。我大喜。

后来出版社通知我到广州改稿。岑桑老师要出版一本名为《禾苗正绿》的短篇小说集，对我那个短篇逐段指导修改，能有机缘由岑老师手把手教导，我觉得很幸运。岑老师的指导方法是说出每个要修改的小段落的意思，让你去体会修改，并非定下死板的字斟句酌。我有的地方抓不准，改两三次才被老师通过，感到有点吃力。到后半篇，我对文中有的地方就不那么容易改了，心想反正老师会反复提意见，先写个大概再说。老师看出来了，扬起手中一沓书稿微微一笑：“我们在出一本书，书本一百年后还可以在图书馆找到，凡要印出来的东西都得认真对待。”说时带笑而话意深邃。

后来，我被借调到《广东文艺》(后改回原名《作品》)编辑室改稿。从暂住地文德路到岑老师在广大家很近，从中山五路转入那里正是闹中带静。登上二楼岑家，给我的感觉是布置雅洁简约，但见到好多书橱书架，都整齐地放满书。墙上挂一幅清新的彩墨画，画面留白很多，河涌水面，小小的画中人头戴竹笠，撑着一条满载青绿禾苗的小艇，在红棉树下悠然而过，在霏霏春雨中赶往插秧。我想，岑老师赏画喜禾苗，《禾苗正绿》一书正寄寓了他的美好愿景。

最初到岑老师家里聊天，多谈毛泽东和鲁迅的诗词。有一天，我往访过岑老师满身大汗推着自行车，原来他是踩车去顺德探望插队的儿子刚回来，我忽记起，那里正是岑老师的家乡。聊起顺德，他话匣大开，盛赞水乡的桑基鱼塘……我恍然明白，岑老师以桑为笔名的情意结。

后来我们聊天的话题多起来，岑老师从鱼米之乡说到珠江三角洲农业经济的发展，成为整个岭南文化重要的发祥地。他举自己欣赏的顺德诗人陈恭尹为例，认为他的诗大气而又有着婉约之风，堪称岭南诗作表率。他认为近代岭南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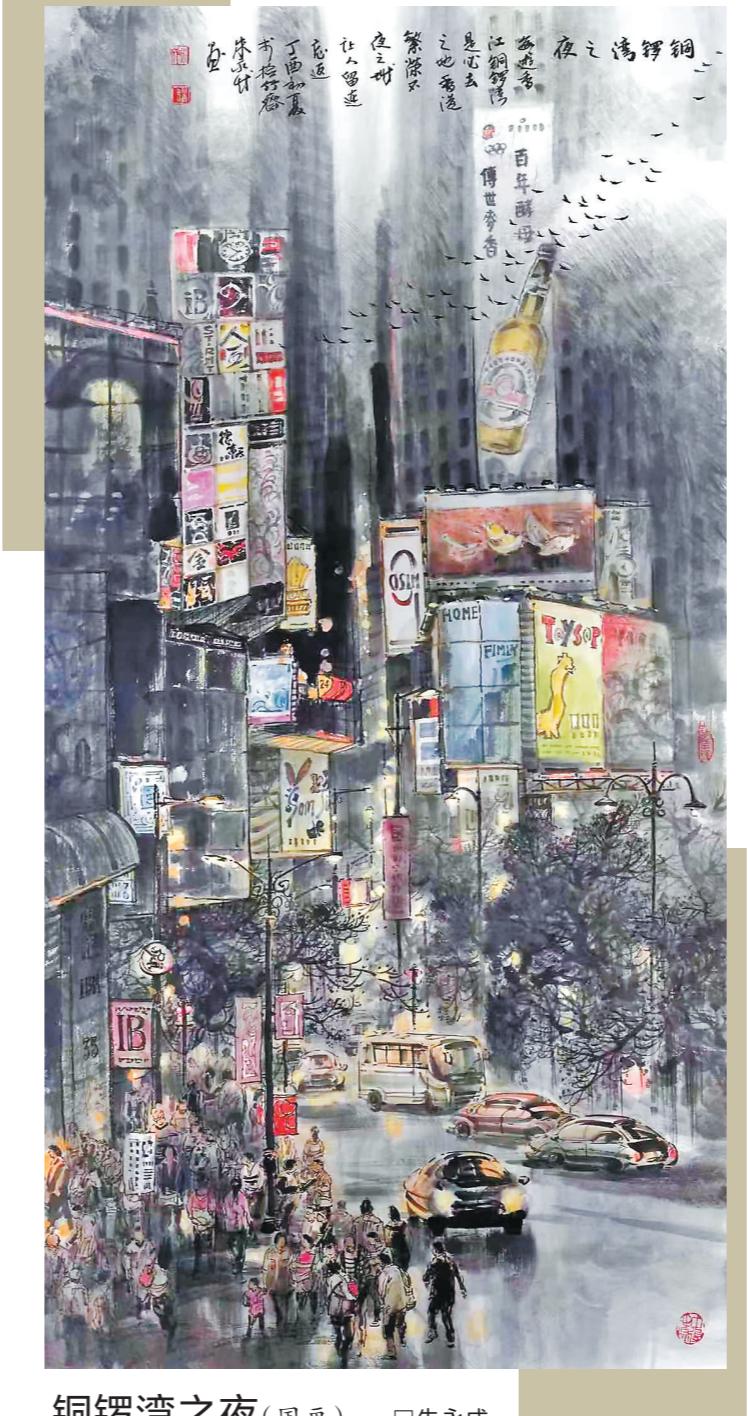
许多政经历、社会文化、创造发明、人物事迹等都大有编书出版的价值。果然，近半个世纪后，由岑老师当执行主编的涵盖岭南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巨制100多册的《岭南文库》面世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已在香港及新加坡的电视台工作。回穗省亲之余，即约岑老师在北园晚餐相聚。我谈南洋风物，岑老师很有兴致。老师问及工作，我回说一直在搞电视连续剧，不比文学作品有意思，作者难有自我，且那东西很俗，须迎合观众，收视率决定一切，如广告商不买账就玩完，多数剧集观众看了很快就忘了。老师没反对我的说法，却若有所思。

我更加发挥，当年大榕树下的讲古佬(说书人)讲古就等于一部电视剧，眉飞色舞说完一章，且听下回分解，就收一回钱，说不好，没人听，也就收不到钱……老师久违了的微笑又挂在脸上，说最紧要的还是“话本”，写不精彩，说得天花乱坠也无济于事，《西游记》也是俚俗文化的话本，但几百年后的今天它成了古典文学名著。百年之后，还会有人像翻看经典电影那样找某些电视连续剧看吗？多年来岑老师这番话，不时在我耳畔响起。

本世纪初年，我在国内往返各地写电视剧，在穗偶遇老作家韦丘，即约茶聚，问及岑桑老师，他以惯用的大嗓门说道，岑桑呀，不烟不酒身体好，晚来睡觉起得早，真服了他，退而不休日夜忙……

如今，岑老师远去了，可是他创立的文化宝库，永留世间，就像一身是宝的桑树。



铜锣湾之夜(国画) □朱永成

老杨说：我也高兴，我没有给国家添加负担，我的儿女为我争气，我为老婆争气，我也为国家争气

高佬

□张鸿

说，我带你去找，我自己去也不知道哪些是你的。

我先生开来了车，我让他上车坐在副驾，他摇着手说，不行不行，这么好的车，我不能坐前面，这是领导的位子。我说，老杨，我没有这些讲究。他小心翼翼地上了车，把一张白纸垫在座位上，告诉我们往哪去，就不说话了。我主动与他拉起了家常。

老杨和他妻子是湖南人，有一儿一女，都在上大学，他来这里之前一直在不少地方打短工，什么赚钱做什么。妻子一直要他来帮手收废品，他觉得做这个很没有面子，没答应。为什么又来做呢？他竖起三个手指说，三个原因，一是儿子说他在大学做兼职赚学费、生活费，不用他给钱了，压力小了一些；二是因为，老婆说总是有人骚扰她，很烦人，要他来陪她；三是，老婆说收废品赚的钱不比打短工少。

我笑了，说老杨你说话很有条理，很有文化呀。他说：张老师，我知道你是当过兵的，是首长，还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，在你面前我很不好意思。实话实说，我高中毕业也当了兵，驾驶员，去了新疆，第二年，家里跟我说了一门亲事，可是给不出五千块钱的彩礼钱，我爸早就去世了，老妈急得不得了，这个时候我就犯糊涂了，偷了车队的俩辆

胎去卖，被领导发现了，后来我就给遣返回家了，亲事也没成。我是犯了错误，也受到了惩罚。我内心一直记着我当过兵，我曾经是一个军人。我老婆是我初中同学，家境比我们家好多了，人又长得好看，我们县上都有当官的看上了她，她就那么傻，偏要跟着我。这个女人好看，心思也好，到了我们家，给我生了一儿一女，都蛮有出息，她还把我老娘关照得很好，老娘走的时候也是她在身边，我是要一辈子对这个婆娘好的。

说实话，老杨的妻子我一直印象不是很好，这些年来，我看她从不化妆变成几乎天天化浓妆，从以前的轻声细语变成总是大嗓门说话，从以前的满脸笑容变成现在似乎所有人都欠了她几吊钱的表情。好在我不需要与她有啥直接接触。

听老杨这么一说，我在琢磨，是生活改变了人，还是人改变了生活。

到了废品收购站，看着堆成了山的书报纸张，老杨问清楚最近送过来的几车是谁在什么位置后，他像一个敏捷的猴子般爬上了小山，专找扎成了一小捆的书报，几分钟后他提着一小捆书报跑下来，正是我的那些资料。

从那以后，对他和他的妻子，我都是热情地打招呼，即使

他的妻子很冷淡，我也无所谓。我也常常将家中不需要的或是可用可不用的东西都让老杨拿去，但他一定留下相应的钱款。只要他看见我们家搬大件东西，都会马上放下手上的事情来帮忙。

一个秋日的下午，我在小区门口等人，和老杨聊了几句，我说，老杨，你不能这样天天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，对身体不好。他说，谢谢张老师，每天收工我就喜欢喝上两瓶啤酒，轻松轻松，我会注意的。今天实在是高兴，太高兴了。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保送研究生，女儿也大二了，有男朋友了。

在这之后，每天下午还是可以见到醉醺醺的老杨，但突然感觉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的妻子了，我问他，老杨高兴地说：张老师，老婆去了白云区女儿家帮小孩了，双胞胎，女儿口口要做电商，忙不过来；儿子研究生毕业去了非洲援外，工资很高。我说，老杨，我太为你高兴了。老杨说：我也高兴，我没有给国家添加负担，我的儿女为我争气，我为我老婆争气，我也为国家争气。

老杨的话，不是酒话。大概一年过去，老杨的妻子回到小区门口，烫了一个卷发，涂抹着艳红的唇膏，抱着一个女孩，脸上堆满了笑容。我与她

聊起了孩子，她说她负责带一个，女儿的家婆负责带一个，女儿买了两套房，让他们不要再收废品了，和他们一起生活；她和老杨都觉得身体还很好，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不要依靠女儿生活，能为他们减轻负担就很好了。他们自己在湖南老家也盖了一幢大房子，等到什么也做不动了，就回老家养老。

时光如抽丝般，让人感觉不到就流逝了。

老杨的外孙女上幼儿园了，后来又不见了，是回妈妈那儿上学了。老杨着急的是从非洲回来的儿子一直没有女朋友，虽然有个好工作，没有一个好老婆，这个生活也不圆满。

再后来，老杨的妻子穿上了制服，成了我们那个片区的车辆保管员，留下老杨一人收废品，仍然是每天收工后喝上两瓶啤酒。

时间不长，老杨也穿上了制服，仍然在我们小区门口，担任车辆保管员，只是不再喝酒了，我们见了面，仍然是热情地打招呼。

去年，老杨不见了，来了一个黑壮的中年男人，他不热情、不主动，也很斤斤计较，小区的老人对他颇有微词，都在问老杨去了哪儿。中年男人说：我姐夫换到别的地方去保养车辆了。

白先勇到南洋吃榴莲，也是在晚上，延迟的晚餐再继续把榴莲当夜宵

槟城榴莲

□朵拉[马来西亚]

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水果像榴莲一样，让人如此爱憎分明。

完全没中庸可言的榴莲味道，呈现的就是一种极端主义，到目前尚未听过谁品尝过榴莲以后说：“唔唔，可以接受。”或者：“OK 啦，麻麻地，还不错。”两极化严重程度达到：“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爱吃榴莲的人，一种是痛恨榴莲的人。”

为何爱/恨榴莲？爱，冲口而出的形容词是“浓香馥郁，软滑绵糯”；恨的人口里的榴莲是“恶臭难闻，无法入口”，说白了就是“嗜之如命”和“恨之入骨”的“一人之食物乃另一人之毒品也”的版本。

带一团来自全球各地的作家学者到马来西亚槟城浮罗山背采风。在槟城，浮罗山背和榴莲是画等号的。槟城华人大会堂文学组主办的“全球作家学者槟城文学采风”特别安排大家到榴莲原产地品尝榴莲。从下车的地方需步行一小段距离方抵达榴莲园，一团人非常明显地兴奋异常，上山的路崎岖不平，略有斜度，全团人雀跃地在阳光下步伐轻快谈笑风生。

面对一地的榴莲，出现了前述“爱不释手”和“避之不及”的情况。一个听过但未曾吃过学者，榴莲还没打开，她面有难色说无法接受，一直想吐。事实上不只味道，从外形上她就排斥：“这么丑也称‘水果之王’？”坚决地一口不尝，选择下山到停车处看风景。

被果王俘虏的作家形容他们对榴莲的感觉，“香甜软糯”“软滑如膏”“味如甜香奶油”，下山路上的结论是：“现在吃得饱，无法继续，不过，如再相遇，仍还要吃。”

来过槟城的郁达夫，在他的《南洋游记》里说，“榴莲有如臭乳酪与洋葱混合的臭气，又有类似松节油的香味，真是又臭又香又好吃”。苏童的榴莲经验说的不是味道，而是南洋的神秘。那是他“离开新加坡的最后一个晚上”，他跟着画家朋友去吃榴莲，先去画家熟悉的榴莲摊子吃“榴莲正餐”，然后“穿过黑漆漆的公路，突然一盏蝇头小灯挂在一片树林中，竟然也是一个榴莲摊子”。“一个汉子威严地守在灯下，在黑暗中守候着他的客人。”这个时候，会出现什么东西？又有什么事将要发生呢？苏童给读者制造了疑惑，接下来并没有读者期待的后续神秘故事，他转去回忆他到“槟城城外一条公路边第一次吃榴莲”的情景。那城外

蓝天下，有荷开着，有人赏着，红尘阡陌，岁月静好，当是如此吧

——风荷举

□梁媛

夏天，我心心念念的，就是去看荷。

那日，台风“暹芭”还在路上，太阳仍然明晃晃地挂在天边。朋友说，市区金山植物公园有荷可看，相约就去了。

来到荷塘边，却大失所望，层层叠叠的荷叶间，只有不多的几枝荷花在暖烘烘的阳光下冷清着。难道是天气有点反复，荷也萎靡不振？

前面还有一个更大的荷塘，我们继续看去。穿过弯弯曲曲的林荫小道来到荷塘，顷刻惊艳，蓝天白云下，近十亩的荷塘，荷花朵朵在微风里娉婷，端的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八百多年前，杨万里在西湖边送别好友林子方，想必也像我一样，被盛开的荷花震撼，才写出如此脍炙人口的诗句来吧。不同的是，诗人所见的荷花，是红色的荷花，而袅娜在我眼前的，除了粉荷，还有白荷。满塘的碧绿里，粉色的荷花像红粉佳人，白色的荷花像白衣少女，不管是含苞的，还是绽放的，一律不喧不闹，亭亭玉立，那份安静，是骨子里的。

站在木栈道上静静赏荷，脑中却蹦出关于荷的记载来。古籍《尔雅》里写道：“荷，芙蕖。其茎茄，其叶蕸，其本蔆，其华菡萏，其实莲，其根藕，其中之蕊。”

荷花因为出淤泥而不染、中通外直、不蔓不枝的特点，还被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誉为“花中君子”，成为志行高洁君子的代名词。屈原甚至在《离骚》里写道：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。”告白他要以荷叶为衣，荷花为裳，他真是将荷花赋予高洁坚贞人格的开山祖师。

荷不但观赏价值高，寓意纯洁美好，还可以食用。早在西周时期，人们就已经懂得“蔽泽已竭，既莲掘藕”了。小时候，我家里也养荷，在一只大水缸里养，花开时，不多的几枝娉婷，明媚了我许多年少的时光。花谢后，婆婆从蜂窝状的莲蓬里剥莲子，再从缸底捞出胖胖的藕节，和着猪骨头一起煮汤。婆婆说，在夏天吃这样的藕汤，有清热凉血、健脾开胃的作用。